留青日札摘抄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留青日札摘抄

(三)

田藝蘅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八十九

留青日札摘抄三

田藝蘅

戒壇

杭州昭慶寺每年三月開戒壇爲天下僧人受戒之所故名曰萬善戒壇禪家五戒一曰不殺生命二曰不偷盜財物三曰不聽淫聲美色四曰不飲酒茹葷五曰不妄言戲語今則僧尼雜處道俗混淆四時遊戲羣集實爲淫亂葷膻之壇矣在宋時戒壇僧尼爲姦太祖深惡之開寶五年詔曰僧尼無間實紊教法

應尼合度者只許于本寺起壇受戒令尼大德主之如違重置其罪許人告也貽謀録中載僧戒壇中公然招誘新尼受戒不至者反誣以違法噫獘也久矣

嘉靖三十五年倭寇臨北關都御史李天寵焚之乃五月六日也不數年總制胡宗憲重建煥然勝昔遊僧復來四十五年春巡按龐公按察徐公王公秦公毅然痛禁異端絕影真一快事隆慶三年巳巳閏六月六日戊時爲雷火一夜焚盡益天將滅之也

晏公廟

太祖渡江取張士誠舟將覆紅袍收上且指之以舟

者問何神曰晏公也後猪婆龍攻崩江岸神復化爲老漁翁示以殺鼉之法問何人又曰晏姓也　太祖感之遂封爲神霄玉府都督大元帥仍命有司祀之今江海著靈甚顯昔宋高宗渡河有泥馬引途之異故杭州有白馬廟祀之元世祖取江南欲渡黃河苦乏舟夢一老叟指引明日果見一人先涉濟軍遂封爲荅剌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食之信乎帝王之興天與人歸自有靈兆也

東明寺

東明寺在錢塘安溪去吾鄉不二十里相傳建文皇

帝爲僧曾居此寺舊傳廁制如樓與人家頗異後流廣西歸老北京宮中稱曰老佛崩時欲謚爲神宗而朝廷不允葬西山銘曰天下大法師之墓初建文之自焚也葬祭以天子之禮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發喪縞素私謚爲孝愍皇帝後主事楊循吉致仕遣子奏復建文帝號孝廟亦不之罪

火居火宅

今道士之有室家者名爲火居道士唐鄭熊番禺雜記廣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又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姨亦曰房老則道有妻者亦

當曰道婆俗言道婆佛妻名耶須見蓮經注洪武六年令民家女子未及四十者不許爲尼姑女冠二十年令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爲僧二十四年令民有效瑜珈教稱爲善友假張眞人名私造符錄者皆治以重罪二十七年令僧道有妻妾者許諸人趕逐相容隱者罪之有稱白蓮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爲議論阻令者皆治重罪永樂十年諭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民間修齋誦經輒較利厚薄又無誠心甚至飲酒食肉游蕩荒淫畧無顧忌又有無知愚民妄稱道人一槩蠱惑男女雜處無別敗壞風化即揭

榜申明違者殺不赦

妖僧

妖僧行果云自海上來杭州多技㑹幻以符訞禁治病人輒愈人或訛言曰仙時劉郎中景寅吳員外郎鼎咸得告家食聞行果名召之與語大悅受辟穀運氣法屏人扃室以一倀子守之行果則往來二子所指授也頃之劉忽瞑眩欲欠以語行果行果曰是將遊神神遊而復可以杲矣又頃之瞑眩益甚若有物冉冉自口脫于几上爲么人長不滿指盤辟而歌纖如蠅聲劉問曰爾何爲者曰吾君之元神也倀子駭

而大諱么人忽亡劉遂僵仆移時而甦叩之若寤語不憶矣遂得悸病忽忽三月而卒吳既受法瞑眩時作如劉然不知劉已疚惑于行果信之益篤一日忽大叫曰八仙至矣躍起若肅客狀吳病跛不良于行至是步武舒展劉如也俄而空中語曰吾將采白鳳之膏蒼龍之髓續爾筋骸吳謝曰謹俟命既而家中百怪朋作大登竈而嗥嬰兒反接若桎梏而啼家人大懼無何行果突至吳且擊且罵曰妖禿爾賊任氏剝其二稚爲幻世間吾今訴帝殺汝矣行果瞿瞿狼竄出門不知所往而吳亦病悸半年始痊詢之二子

之家果然怪亦甚矣妖僧所作不知果何術也家大夫言呆生法吳之子遵晦爲按察副使余得其詳

佛牙

西湖法相寺中藏一異齒其大如拳正碧緑色透明山僧云是佛牙以誘婦女奉禮請觀獲利也其狀如盤牙相是西域異獸口中者且云此佛丈六金身如有此牙則須十六丈長乃可容此頭也古人所載郍衍國有金輪王齒長三寸豈是物耶唐傳奕以羚羊角扣碎婆羅門僧佛齒五代趙鳳以斧斫碎西域佛牙我　朝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灾吏部尚

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蓋
禁中自來有佛堂釋殿惟正德中因近習張鋭張雄
錢寧等以佛事蠱惑武宗引西番僧出入禁內至
今上始議除去命武定侯郭勳大學士李時禮部尚
書夏言入著大善殿內有金銀鑄像夷鬼淫褻之狀
鉅細不下千百餘金函玉匣藏貯名爲佛骨佛頭佛
牙之類枯朽摧裂奇離傀儡亦計不下千百片言請
瘞之草野不得瀆留清禁以永杜愚冥眩惑之端請
將佛骨佛牙一切付之于火以滅其蹟其金銀銅像
亦併令燬銷實爲千古稱快而萬代瞻仰者也實嘉

靖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夏言題請遂皆燬滅計佛骨牙齒不下千百斤又何其多也其所爲男女淫褻之像者名曰歡喜佛傳聞欲以教太子益慮長于深宮之中不知人事故也今　皇上毀之誠可謂端本之教矣漢成帝畫紂踞妲已而坐爲長夜之樂于屏又戴王子海陽立十五年坐畫屋爲男女羸交按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此淫圖之始也胡元伶人唐俊子爲淫亂之物此淫具之始也所謂歡喜佛者想亦此類其殿名曰大善乃大惡也

假師姑

隆慶庚午妖僧圓曉穿耳纏足粧飾爲假師姑至餘杭哄誘愚婦人淫媟甚多雖富貴之家不免其汙事露送縣賄釋按察呉公擒之盡發其姦醜聲滿邑乃號令通衢致之死刑則又頌聲滿省矣總制郭公薦剡所云開運河而百姓騰懽擒妖僧而一方稱快正謂此也呉公名教傳朝城人崇正闢邪眞王政也

僧道托生　僧道名子

房琯是永禪師李曰是金粟如來崔曙是泰山老師張方平是琅琊寺僧蘇軾是杭州壽星院眞戒和尚王十朋是族叔之師嚴伯威史彌遠是覺闍黎馮京

是五臺僧真德秀是浦城草菴和尚我朝尚書常州胡濙是天池僧進士太原王瓊是西番僧豈輪廻之徵邪又六朝文人多以僧道佛命名甚可鄙笑而文天祥正氣君子也乃名其二子曰道生佛生今洪武時東川侯胡海第七子名和尚第八子名行者見學士劉三吾所撰墓志肇昌侯郭子興次子名官僧永樂十五年丁酉福建榜有顧佛童楊佛童薛佛劉童皆生員中式

姚廣孝

廣孝幼名天禧長洲人世醫從相城道士席應珍席

通儒多異術質敏盡得其傳嘗白父不願醫願仕以顯父母父不從一日入城見僧官騶從之盛嘆曰僧亦富貴如此邪元壬辰年遂出家入里之妙智菴改名道衍游學江湖工爲詩文洪武癸丑請給禮部度牒于覺林寺入冊四年詔取高僧至則以病回八年詔通儒廣孝以僧試禮部中不願仕賜僧服還山及壬戌九月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廣孝往燕王府住持慶壽禪寺十五年孝慈皇后崩親王各奏乞僧修齋于是左善世宗泐李潭舉之遂見知于成祖豫建靖難之功壬午十月拜僧錄司左善世未幾甲申三月

簡東宮輔導權太子少師因賜今名不拜惟受章服仍居慶壽寺及太孫就學命設講席于文華殿之東復令廣孝及翰林內閣諸臣侍焉九年考滿爲壬辰二月給與誥命封贈祖菊山父妙心俱贈資善大夫祖母周氏母費氏俱贈夫人併本身凡五道終身不畜髮不娶妻今寺中有方面紅袍玉帶髡頂戴唐帽像者存焉卒年八十四義子曰繼錄功爲尚寶司少卿廣孝贈榮國公謚恭靖配享成祖廟廷或曰初名衍字斯道成祖嘗賜兩宮人逾月不近上乃召還之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寺罷侑享禮也

大光明佛

烏思藏大乘法王居西天日落佛國東土永樂二年
誥封萬行圓融如法最勝弘慈廣濟護國宣教正覺
如來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鋼普應大光明佛凡三
十六字法號十一年喃葛兒藏卜來朝封爲灌頂弘
慈通慧國師給金印嘉靖十年應襲昆葛鎖南扎吖
堅參巴藏卜西番字表一通時通把人等譯之曰上
位人皇帝主大法皇帝前烏思藏應襲大乘法王昆
葛鎖南扎吖堅參巴藏卜差使臣昆葛班旛兒等拜
奏上位登大寶位萬萬年金身堅固猶如須彌天下

太平四海一家聖意公無間遠邇我鳥思藏高僧剌麻僧俗人等時常祝延聖壽萬萬歲今于鼠年具印信番本一道并年例方物赴京進貢銅佛銅塔舍利珊瑚犀牛角紫紅白足力麻左髻海螺黑香硼砂茜草葫黃連毛纓紅白黑鐵刀麻穪穪等件又廂歇甸子無量鍍金佛一尊畫像釋迦佛一幅舍利十顆金五錢

朱正增

正增本姓穆正德間魏彬誘見授文義千賜姓朱氏與周一濕即周件兒馬時明即馬福壽真人李雲峯

卽李曬住右至靈韗一然卽聶道兒附權奸魏彬陳
應循等以贓克軍嘉靖三年復以傳奉畜緣爲奸家
大夫在儀制劾之曰先朝宿臺盛世遺奸鑽剌榮身
賄賊脫罪朦朧陳乞豈天聽之能周依附營求信國
法之難宥有旨勿聖化自玷宗風乞正典刑以杜奸藪
十年十月有旨都饒他着照舊焚修又給還度牒皆
顯靈宮靜虛觀道士也自後濫觴而左道興矣邵眞
人陶眞人符籙妖惑最盛而陶爲之魁陶仲文黃冏
人由倉官封恭誠伯祿一千二百石隆慶初追戮

道士主禮樂

我　朝祭祀贊禮者太常寺之道士奏樂者神樂觀之道士皆異端也天神何爲而格哉至于府州縣則樂奏于道士相禮者乃吾儒也聖賢與異端正相攻擊而侏儒在所必誅者安肯復來享乎周禮天子大祀禮主于大宗伯樂主于大司樂此所以盡誠盡物郊則天神格而廟則神鬼享也洪武四年擇監生及文武大臣子弟在學校者充樂舞生此祖宗崇正闢邪良法美意也何莫舉而行之哉又正統三年禁祀孔子于釋老宮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代之如今之小縣不出鹿者以羊代鹿而近日上司至以山縣出

鹿者令改羊代仍追鹿價入已誠敬何在嗚呼爾愛其金我愛其禮也曾謂仲尼享此不及物之祭乎

布政使司城隍廟

京師都城隍廟以天下十三省城隍之神配享禮也仲夏皇帝遣官致祭南京仲秋祭之則各省當立布政使司城隍廟乃禮也如浙江則當題其主曰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城隍之神而以杭州府城隍之神配享置主于殿中之左又次而以仁和縣錢塘縣城隍之神分配于東西兩廡庶幾事體合宜今但稱杭州府城隍是上無一省而下無兩縣也與府縣分

祀孔子之制有異又總制部院三司蒞任之日必齋宿謁廟而反行四拜禮于一府之神是以親臨上司而跪拜于屬官也何冠履倒置幽明悖禮之若是哉不若齋戒拜謁于先師孔子之廟亦爲合禮也世有議禮君子舉吾言而奏行之以正祀典以妥神靈亦可以補國家二百年之缺典也

武安王

後漢延岑自稱武安王於漢中又秦將白起則封武安君後關雲長亦封武安王有客爲余占箕一日降壇其勢甚猛書云威鎮華夷義勇三分四海才兼文

武英雄千古一人余曰公乃武安王邪復書曰諾余曰聞公之靈誓不入吳何以至此又書曰赤兎騰霜汗雨零青龍偃月血風腥曉來飛渡烏江上始信天亡最有靈客皆愕然益不獨見公之英靈千古不昧而隱然非戰之罪自寓于言表矣神之無所不至故如此其著邪今通志常德府龍陽縣本漢武陵郡索縣地東漢爲漢壽縣而武陵縣陽嘉中一名漢壽吳曰吳壽又劉宋有晉壽郡今城都也亦其一證云

神助陣

嘉靖乙卯倭寇大作一攻會城余鳩集鄉兵千人爲

保障計猶恐人心不安乃擇日築高壇于西郊以順金方肅殺之氣刑牲歃血爲文告天以求助于古今名將自武成王而下三十餘人後賊臨方山四日不退鄉兵迎敵不戰而遁四方被擄人回云賊人西望見雲中神兵衆多金甲神將形甚長大旗幟分明是以不敢交戰而去也衆皆聞言踊躍感悅靈應已畧載之田瀾橋記中余憶古今此事常有如晉王導以儀物鼓吹求助于鍾山之神以鄧符堅其後八公山草木皆兵唐太山陰兵助戰以破李師道我　朝真武之神助成祖以破胡虜又杭州都指揮使李公祭

告岳武穆王墓請岳雲所貽鐵劍以破桃花洞賊是也此皆正神大道吾儒所當行者但如唐之使妖僧誦咒祈禳宋之宰相閉門修齋誦經則不可耳方倭寇焚燒湖市時城中官府及鄉士夫亦有就寺觀設醮燒香祈保退敵者左道惑衆可恥之甚也正神乃肯助正人若邪神必反助妖人矣因思國制旗纛止所圖天王等像又不知何名或昉于天寶間不空三藏之術也

家神卻盜

燭溪湖謂家有羣盜破門而入見其家堂上有三四

老人會飲燈燭掩映鼓吹不絕賊皆驚走實其夜無人也乃家之先神耳異哉

呂紹先　何仙姑

品嵓字洞賓幼名紹先京川人二十不從婚娶會昌咸通時舉進士滯場屋者二十三年五十道始成祖渭禮部侍郎父讓海州刺史余嘗召箕洞賓降書云輕揮羽扇平分湘水烟霞泉石爲佳侶清風甬袖膽氣粗洞庭飛過經千里酒嚼瑤華醉斟玉髓乾坤收拾葫蘆裏一聲長笑海空秋數著殘棋山月起末書曰踏莎行余請作西湖賦即運筆如飛筆不停輟有

云攀碧落之兩峯卧白雲于二竺一六橋水流漁與俱四贊堂寂鹿獨宿眞佳句也客有戲之者曰公之仙姑何在卽書云仙姑至矣箕停少選復書云閬苑蓬萊自可人東山人駐幾千春要知古女眞消息碧漢青天月一輪余曰非藏何仙姑二字邪復書曰然然然余出一句曰日月爲明分晝夜求之屬對箕卽應之曰此拘于字難對聊對一句乃書曰女生合姓別陰陽客又戲之曰適見洞賓呑箕忽震怒者久之復書曰仙友從來有洞賓爾今問我是何因婉妙自許逢周穆姜女誰知與亂臣烈火精金應不鑠蒼蠅白

壁未嘗磷道心清淨渾如水不學凡間犬豕人何仙姑者廣東增城人生而頂有六毫所居地有雲母忽夢異人教之服餌唐景龍中仙去今有雲母嶺永州志云何仙姑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能知人禍福宋類苑云潭州戛鉤過永州問姑曰世多言呂先生今安在姑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鉤到潭日取寺中齋曆視之其日果有華州田客設供益呂洞賓自稱華州田道士見岳州一統志又浙江志載嚴州婦女唐廣真與夫相離從師修道徑謁何仙姑後遂得仙則仙姑之事信矣

華天師

天師之名起于莊子徐無鬼篇曰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在漢爲五斗米賊今於潛乃道陵所生處宋林積爲南劒太守送張天師之子于獄而奏曰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元詔三十六代張天師朝京錫以金印封留國公主領江南三山符録道教事太祖兵取江西張四十二代孫正常字仲紀遣人來見自後六朝京師洪武初上謂羣臣曰至尊者天天豈有師也以此爲號褻瀆甚矣遂命去其舊稱俾爲大眞人改天師印爲眞人印秩正二品二十四年

授眞人張宇二品銀印後別授六品銅印文曰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英宗易以金印文曰正一嗣教大眞人府之印弘治間賜以玉印文曰陽平治都功印蓋府有張道陵所傳玉印一枚其文如此乃雲篆而陽平治即蜀之陽平山二十八治之一道陵起處也朝廷恐其隨身有失別作此賜之嘉靖十七年眞人朝覲與余舟聯泊彭蠡湖星子驛口半夜雷雨大作霹靂震死贊教一人亦快事也凡一千四百餘歲相傳五十代至降慶元年乃革天師之號止稱眞人追奪其玉印又聖世一大快事也

風流神

洞庭包山林木陰森居民稠密近有風流神在東灣茹家園軒中能呼人姓名談世隱事自言終南山道人每出酒果樂賓彼則暗處陪語濛濛洞洞言兼謔浪亦善吟咏有曰自入空山歷歲華幾經葉落幾經花諸君問我原蹤蹟太華峯頭第一家洞庭秋水碧玻瓈日浸東方月浸西萬里紅塵渾不到可能著我道人棲瞑倒一抹起山城返照林間石壁晴多少樓臺衝倒景獨能容我看分明其所說事驗于前而昧于後不知其爲何妖也

閉氣道士

嘗見一道士能爲閉氣之術每夏夜裸卧任蚊蟲嚙身畧不扇動待其齊集甚衆然後禁閉其氣膚理輳實若吸住其喙牢不可脫者雖起而行走亦不失落飛聲嗡嗡然良久甚疲乃放氣縱之使去其咬嘴敝再不復能嚙人矣或有就身撲殺者亦不之禁曰此物毒人殺之無罪過也

使鬼法

世有采生摘割之法今越人亦能之有宋文元者以教書在余外祖餘杭徐家能役使鬼每呼仙童則其

鬼即至但無形聲耳命之移卓椅則卓椅行動自能整齊命移置庭中自能出戶命之斟酒杯盤自行或翦紙爲神形貼于壁上以水一碗命之手執則其碗自吸于壁而水不傾覆一夕有錫工同寢宋惡之命擊其牀則飛磚走石鬼驚魄喪乞哀移寢而止不知果何術也毋舅歷山公從業今時時能言之

鬼殺咸寧

嘉靖間大學士夏言侍郎曾銑皆不得其死及咸寧侯仇鸞疾篤親見二公守之乃于牀上稽首謝罪對妻子名言之竟以疽發背死復剖棺梟首人以爲報

施之應云漢田畝論竇嬰灌夫棄市乃十二月晦也
春畹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嘷服謝罪上使視鬼者
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具見本
傳二事正相類也

于肅愍公辟鬼

肅愍公爲諸生時忽窓外有巨人持一扇乞詩公醉
中卽揮筆書曰大造乾坤手重扶社稷時其人大驚
悲躍而去乃鬼也所遺扇則蕉葉一片耳余祖言之

失母之妖

上虞民家母捌拾餘夏月風雨大作忽失所在其子

追訪七八日無可蹤蹟遇樵人見于嵩山頂上端坐荆棘中問之不語乃呼其子視亦無知覺後數月乃復舊也又餘姚郭家娶婦纔十餘日行至竈前忽然不見家人尋覓不得後五日聞在山中已將死家人往收醒問之云被三四人拖抱從屋脊上飛過與淫媾如醉夢中今偶從松樹墮下也後或看守不謹即又攝去其夫大懼乃賣于王新建家其妖始絕因憶古人所記鬼攝少年美姬者多矣未聞娶此老婦尤惟也

見鬼授井

張輝平南人廣西解元景泰元年爲香山教諭忽見官舍井中有紅衣人出而招之輝素有膽氣呵之走上蓮花峯而滅次日會飲縣堂與縣丞爭位交毆歸而投井死馮定蘇州人進士成化中以副使赴京聽選朝罷逕至宗人府府中有一井甚大定忽下馬趨至井旁顧其中拱揖者三四從者見之方驚駭定忽解帶置地涌身而入急救之死矣

四神四靈四祥

天有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星之精降而在地則爲龍虎鳥龜四獸之象兵家爲之四神麟鳳龜龍禮謂

之四靈麒麟獅子福祿玄虎我　朝謂之四祥五克之論四靈有曰燕飛輕于鳳凰兎走疾于麒麟蹏躍踔于靈龜蛇騰便于神龍則是一無所靈矣惟甲可卜有國所寶不疑卜蔡又何靈哉宣德癸丑翰林院編修許彬進四祥詩此所謂一蟹不如一蟹也

麒麟

麒麟雄曰麒雌曰麟字皆从鹿故說文於麒曰仁獸麋身牛尾一角从鹿其聲是也至於馬之曰騏者亦从馬其聲而曰文如博棊則鑿矣夫棊本从木其聲又何文之有不知於麒於騏於棊之取義皆有文如

博基召也麟說文大牝鹿陸璣曰麏身牛尾黃色圓蹄角角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正義云有角示有武肉示不用郭璞曰角在鼻上京房曰五采腹黃高丈二尺金獸之瑞今幷州有麟如鹿非瑞應麟也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一作游聖歸昌春鳴曰扶助夏鳴曰養綏春秋運斗樞曰機星得所則生鶺冠子曰玄枵之獸陽之精也感精符曰一角明海內共一王也我朝永樂甲午榜葛剌國乙未麻林國皆貢麒麟成化七年常德沅江縣產麒麟甲辰泗州牛武陵田家牛皆生麒麟俱殺之弘治辛

玄蒲圻鄧榮家牛亦生麒麟不食而死嘉靖六年四月舞陽縣生麒麟雙角馬蹄口吐火烟其聲如雷野人恠而擊死其字又作麎麚麟見春秋傳

獅子

漢書烏弋山離國出獅子孟康曰獅子似虎正黃有髦尾端茸毛大如斗爾雅狻猊如彪貓食虎豹日走伍百里此常有不足異成化戊戌西夷貢獅子家大夫在京師亟蟻房曾見之至嘉靖四十二年又貢內兄張子文時爲陝西布政使親見之云大抵黃色如金毛狗而尾長有威夷人以鐵索二條鎖之載以

鐵籠命之當堂放閧則先將大鐵樁長可六七尺釘沒地中方可帶索放縱任其盤旋不使見犬馬之顙恐觸其怒也夷人與之狎習戲舞偶一犬失逐過前即得獰大吼一聲草木屋宇皆震此犬倉皇驚仆不知逃避之所夷人亦大忙迫遂收之官日供一羊或牛馬之肉數十斤須百夫扛荷且件送夷人五六十名甚爲居民之害夷人言初得小雛二頭養之而斃其一此其雄也又家大夫言京中見飼獅子者不與活生口恐觸其怒雖犬羊亦與死者虎遇毛物必用舌餂去毛而後食惟獅子則舒前足擎物吹氣一口

則毛自飛落雖秋風之捲敗葉不如是之迅速此其異耳故虎豹亦畏之又陝西老人言五十年前曾貢一次與此正相類則知是成化戊戌嘉峪關所進是也西域又有黑獅子捧獅子其糞名蘇合香其筋爲絃鼓之則衆絃皆絕其尾爲拂子則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又犬生二子曰獅又虓一名師子

大明名馬

青驄　赤驃　飛越峯一名撞倒山皆　太祖神駿

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僞夏明昇降獻良馬十其一曰者云得之貴州養龍坑身長十有一尺頭高九尺足

高七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伍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閭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辟易韉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　上親撰祝策　詔祀馬祖乃敕典牧副使高敬囊沙四百斤壓之人跨囊上游行苑中性漸柔馴八月癸巳　上行夕月禮於清涼山壇上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　上大悅賜名爲飛越峯因命御用監直長馬晉臣繪形藏焉詳見宋學士贊　一名撞倒山者國初破陳友諒獲其戰艦有名曰混江龍曰撞倒山者與馬同也

六蹄馬見張靖之集　龍馬　成祖永樂庚子十二

月青州諸成縣民崔友諒家有牝馬浴于青水潭雲霧興騰若有物與交及生駒色青蒼而麟臆肉翼龍文徧體形狀非常有司進于上文武表賀名龍馬

龍駒　赤兎　烏兎　飛兎　飛黃　銀褐　棗騮　黃馬　成祖八駿名　龍駒戰于鄭村壩中箭都指揮丑丑扳　赤兎戰白溝河中箭都指揮亞失鐵木兒扳　烏兎戰東昌中箭都督童信扳　飛兎戰夾河中箭都指揮猫兒扳　飛黃戰藁城中箭都督麻子帖木兒扳　銀褐戰宿州中箭都督亦賴冷蠻扳　棗騮戰于小河中箭安順侯脫火赤扳　黃馬戰靈

壁中箭指揮鶏兒拔　學士劉定之詠之夫靖難八駿皆　成祖所乘而皆臨陣中箭又皆大貴人爲之拔焉亦已奇矣況駿皆傷而　成祖聖躬無虞以重光大明之業不亦尤大奇駿也哉因繪之爲八駿圖

視周穆王之八駿唐太宗之八駿超越當萬里矣

龍馬宣德九年芘蕭獻

玉麟飛　白玉騮　碧玉橋　照夜壁　銀河練

瑠池駿　飛雲白皆　天閒選乘也嘉靖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上演馬南城召大學士張孚敬李時方獻夫翟鑾同遊環碧殿嘉樂館錫宴重華殿賜孚敬

驎服時等飛魚服　上賦律詩二首紀之羣臣應制
奉和張公詩云傳宣萬乘御重華得賜同遊即賜茶
環碧殿前先看馬蒼龍門外更觀花君臣自古原同
體海宇于今總一家錫宴從容還賜服聖恩莫報實
無涯李公詩云聖王御極萬方安試馬宸遊愜衆懽
內苑草茵迎玉輦行宮花氣襲雕鞍薰風拂拂當朱
夏翠霭葱葱映紫鑾千載明良眞不偶流傳青史後
人看方公詩云御林初夏晴明日天子乘龍喜色多
共訝飛雲擎白玉渾看匹練下銀河同遊環碧臣何
幸賜對重華詔更和應制慚無天馬賦南薰惟誦舜

延歌翟公詩云宸遊內苑御飛龍盡是神駒渥産雄
巧翦緋羅纏寶鎰分題玉篆佩花騣三千駿內名稱
貴十二閒中品料崇從此受恩何以報願將赭汗從
長風又云選得龍媒新賜名習從環碧殿頭行草茵
似錦蹄過軟宮路如絃踏去平立向天墀應自慶穿
將仙仗絕無驚微臣得侍瑾池上願播聲詩頌聖明

龜

孔子曰龍食于清游于清龜食于清游于濁魚食于
濁游于清丘上不爲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因考
周禮言龜四時所生者不同未聞有五色者嘉靖四

十一年陝西散官王金表進五色龜云得之終南山此又異產也朝廷告廟錫之以官宋衛平曰龜者天下之寶壽蔽天地四時變色春蒼夏黃秋白冬黑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以安社稷故元王卒受之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澤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猛屬北龜曰若屬張平子思玄賦東龜注青色也抱朴子龜千歲五色異色如玉額上兩骨起如角解人言浮出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禮甲蟲三百六十神龜爲之長爾雅一神龜二靈龜三攝龜四寶龜五文龜六筮龜七

山龜八澤龜九水龜十火龜神龜最神靈龜本草曰泰龜亦曰筮鵌其甲有文似璅瑣而差薄耳故名觿龜皮能鳴多出涪陵其甲可以卜攝龜小龜一名蠙龜一名來蛇龜好食蛇亦曰呷蛇龜腹甲曲折解能自張閉一名陵龜又云蛇所化故曰筮龜寶龜傳國者所寶文龜甲有文彩者河圖曰靈龜負書卅甲青文筮龜常在蓍叢下大龜生于火者猶火山生火鼠也龜之中一行五方勝以應五行兩旁左右各四方勝共八以應八節周列左右各一十二方勝共二十四以應二十四氣通共三十七數以應乾之策三十六

而太極居中不動之一數底板下爲地左右各六凡十二方勝以應十二州分野之應通背上三十七數計四十九數卽合太極虛一之數說苑曰千歲五色背陰面陽上降象天下平象地轉運應四時蛇頭龍頸左睛象日右睛象月知存亡吉凶二說頗合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能得百莖著并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

當或曰百歲一尾千歲十尾

灌水鯉

時有憲司一達官出令禁街坊灌水魚塞沙鷄鵝等細務余適在一縣官席上燕會偶市鮮鱗作羹巡卒擒一魚牙行并二鯉魚灌水者至其人懼責乃涕泣哀辯非灌水者縣官方怒必欲加刑法余醉中憐之乃叱之曰汝休再言不是灌水之鯉阿衡之珍味湯嗜之我亦嗜之耳縣官不解詢知其故遂笑而釋之蓋世傳伊尹于湯言天子可具三羣之蠱而水居之珍有洞庭之鮒灌水之鯉也灌水地名今四川灌江

龍鴨

弘治間徐德輝鳳之任江西偶見河有鴨七頭毛色異常從者擊之俱向曠野飛去所過之地盡成川澤始知是龍所變也正德間餘姚燭溪湖童婆潘家夜半風雨大作忽見房中窻間有物掩映其夫令嫗推窻視之手上如有物擦過者少頃風雨遂息迨曉牀後地穿一穴廣六七尺深半之門外一望數里道路橋梁悉皆崩圮方知其爲蜃也嘉靖二十一年杭州八字橋胡獸醫家風雨晝作屋住傍穴地出蜃破椽尾四五尺而起又三十二年龍過方山余祖塋松木

大可數十圍者悉連根拔起七八株三十七年六月六日余避暑品嵓見一白龍挂于山南尾垂至地復引一龍而上並遊雲中少焉村民走報起于青墩壞廬舍數十家其氣如火勃勃然蒸人甚可畏也去此纔二里許四十五年六月三十日龍過西湖風雨大作寶叔塔鐵頂墮下湖船翻三四隻接待寺新建千佛巨閣平地帶起丈餘者三次跌爲齏粉無完植者後有人自蘇州回云是日亦大風雨有龍過

羊哀狗寶

羊哀在腸形如小鼠子可治高食翻胃余見其三

狗寶凡狗有寶則羸瘦毛落不勝其熱入水自濡嘉靖四十四年春吾鄉一小民家屠一狗腹中有白石三塊如栗同胞破之可千葉入藥可治毒瘡

方正學蛇報之妄

所傳方希直之父塋祖夢蛇而殺之之事以爲母見黑氣入室而娠又云生而吐舌如蛇此眞小人好事之誣也遂以赤族爲蛇報此又佛氏之妄談以惑衆者夫蛇天地間之毒虫殺之何害畜之何益便使眞有黑氣入室安知非玄武之神所托生者乎又安知非燕王起于北方以兆登極以成正學萬世之事業

者乎生而吐舌又安知非能言語文章以明古今大道以陳君臣正義之用者乎身苟全矣名苟立矣使其先人後裔之遊魂死而無媿于天上地下何樂如之而反憂于族之赤不赤哉夫不忠不孝而赤族是可恥也忠矣孝矣而族赤焉是可榮也于鼉何與嗚呼小人之說不止鼉珠雀環之可笑也宋庠登科此常事耳而以爲救蠙之報甚至于繪之爲圖以惑世愚民倡爲佛氏不敢殺生之論鄙哉鄙哉是可謂蠙蠙狀元矣不亦小乎其爲學問福量也邪

蚌

蚶甲重之肉最甘者也余得海濱一巨蚶可一尺五寸世所罕有留殼以充酒器名之曰蚶舟其小者名𧐢衙子言形如𧐢壟也其種可種廣東有蚶田

赤雀

品品有一赤雀如練雀長尾絳色志曰赤雀不見則國無賢白雀不降則國無嗣不知果何祥也嘉靖間曾貢白雀表賀者以爲前星之應是也

四時蠶

雲南千厓宣撫司有四時蠶絲染五色以織土錦又僞越外紀一年再稻一歲八蠶今安南也吳都賦國

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錦永嘉記郡有八輩蠶一曰蚖珍蠶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蚖蠶四月績四曰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曰寒珍七月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皆謂之珍今温州田稻一歲兩種廣東又有二熟田因地氣暖也或疑無八蠶之説今吾鄉亦有二蠶曰頭蠶曰二蠶曰三蠶又有曰柘蠶食柘葉而生者有曰紅蠶三九二十七日而熟者又廣西横州有曰楓蠶楓葉始生有虫食葉如蠶赤黑色四月熟將吐絲土人劈取其絲光明如琴絃海濱蜑人

買作釣緡史言野蠶成繭者其名曰豫又尹思貞爲青州刺史有治績蠶至一歲四熟吾鄉桑貴蠶饑則以米粉灑葉而餵之山海經皋塗山白石名檠蠶食之而肥蚖一作原蠶再蠶也一曰晚蠶也蚹初生也蠶三眠也蠶三眠也蟫晚生也蟫自死也蜩又名蜕蠶踊也我蠶蠶蛾也蝘子也有細繭有同工繭有白有黃有青松蘿有火蠶冷蠶氷蠶懶替蠶是亦八蠶類也或書作蠶神之也俗或作蠶非也蚕上聲天殄切名蟄寒蚓也即今言地蠶之類

白花蛇

白花蛇出蘄州背有白花出黃州者雖死兩目有光入藥甚效今臨安於潛山中亦出此蛇脊有白花方勝頭有一小角云亦能治病也

鴈足繫帛書

隆慶時督學林公試杭士論以鴈足繫帛書爲題余讀禮家食不與子弟來言余曰子鄉事人所共知者不足爲奇且僞也若能以真鴈書答之便爲奇士矣漢書蘇武傳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

武等在其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因歸武故曰僞事也惟元郝伯常之事乃眞蹟可異耳中統元年三月元世祖欲定和議于宋以郝經爲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賈似道拘留儀眞不遣至元十一年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拘所已十五載以音問不通乃于季秋甲戌用帛一方博二寸高五寸書曰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鴈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眞州忠勇軍營新館凡五十九

字以驥先帛先是有以鴈獻公者命畜之鴈見公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者公感悟北向再拜以帛書親係鴈足祝之北飛十二月伯顏師渡大江十二年二月似道懼送公歸國三月虜人獲鴈于汴梁金明池四月公至燕七月卒年五十三謚文忠其書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故不知也宋亡帛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學士郭貫見之奏聞仁宗勑中使取之裝黃成卷文臣各題識之藏秘書監陶宗儀所紀以霜落作零落誤也且云尺帛又獲之苑中以聞上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

人鴈比乎皆附會也我朝宋學士題其後甚詳云帛背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于面所云漢昭帝使使者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帛書言武牧𥫱澤中則與本傳不合蓋詭計出于常惠耳此失考也後杭士果無一人知者由不見元史耳督學者亦知否又一學使試去後當見思論余曰此必何武事誤以常作當耳止作經書二義於此題下但書云當宜作常乃何武事邪授卷而出後果優等相知蓋資治通鑑不考本傳事既踈畧而坊本俗刻蒙童所習又多訛字形影想像甚誤後學師非師弟子非弟子誰能

口正而心印之邪因并紀之以爲博識之助

鷄鵝妖

嘉靖戊子閩中民家生一鷄子上有故知吉凶之患六字其人驚異遂獻之官府疑而剖之則鮮血一腔耳其殼至今藏于布政司庫中又家長老言正德間余族人家生一鷄四足不食而死又嘉靖二十六年余大兄家生一鵝止一掌懼而棄之其時餘姚陳家一鵝生三掌

猪妖

嘉靖六年吾鄉蔡家一母猪忽入房卧于牀上其家

惟而欲殺之忽作言曰我欠汝家債今已債完後當養子以報杜家非汝所有也遂生小豬十二頭即領至河濱叢棘中藏之偶杜某者來蔡家索債蔡因前惟即以豬與之復生五乳訖無他異因思至正八年杭州施鹽商家有母豬自食其子喂者箠之即作人言曰你不喂我食我饑而自食其子干你何事其主惟而將殺之又曰我只欠你家錢三千七百五文賣我足矣遂貨之得錢如數二事正相類

禽獸衣冠

我朝內監虫蟻房虎豹犀象各有職秩有品料如虎

之將軍象之指揮不尤甚于秦松之大夫漢栢之將軍乎唐舞馬衣以文繡猴能隨班起居賜之以緋昭宗號之曰孫供奉北齊後主馬犬有儀同郡公之號藉以旃罽食物十餘種古人譏不仁之君鶴爲大夫也鸚鵡爲嬢也肥馬而食人猶可乘也肥虎豹犀象而食人果何所用乎又甚至于漢之諸王後宮嬪與犬羊交接是真禽獸而已矣弘治初議放所畜禽獸以節冗費所司言虎豹之屬放即害物殺之恐非諒闇新政孝宗曰但絕其食令之自斃可也

文淵閣芍藥

宣廟幸文淵閣命于閣右築石臺植澹紅芍藥一本景泰初增植二本左純白右深紅後學士李賢命之以美名曰醉仙顏澹紅也曰玉帶白純白也曰宮錦紅深紅也與衆賦詩曰玉堂賞花集

練實

竹實色白故名曰練實神農云通神明輕身益氣陶隱居云竹實出藍田江東有花無實頃來班班有實狀如小麥堪可爲飯嘉靖二十年昌化徧山竹皆成穗實春碎若米而紫黑色炊之可食古人以爲荒年之兆余園中竹亦結實剝開甚清香其竹即枯死恐

非鸞鳳之所食也後見予陽山所生竹實大如鷄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膈清凉生山林深茂處日久汁枯乾而味尚存此鸞鳳之所嗜也字書廼于棟木下云鵷雛食其實又云通作練引莊子非練實不食何也風俗通解鴞食棟

榕

桐城阮公督學時忽問余曰榕是何木余漫應之曰南方木之有榕者又問有何題詠余則舉柳子厚榕葉滿城鶯亂啼之句阮公首肯曰信然益適一嶺南士大夫以榕爲號者求作齋記也余退而檢字書止

言初如葛藟緣木後遒成樹生于南方及詢之閩中一士夫遒云其樹最大葉最陰枝上生根垂地根上復生枝如藤蔓然幹闊三四丈中通不圓實木里麤麤惡不堪作器用遂意以容者言其中空有容又其葉蔭可廣覆被也或曰新長未空者可鏇作盤盒甚輕

玉色芝

我皇上五色芝進自陝西玉金自後曾遣御史巡行天下采芝浙江總督胡公亦有所進每本有高尺許者云用芝以合仙藥芝曰菌五色加紫爲六芝青曰龍芝赤曰丹芝黃曰金芝白曰玉芝黑曰玄芝紫曰

木芝瑞草也生則有雲氣及禽獸之異葢言其狀也余庭中産玉芝一竹林中木芝二其下皆有黃氣

惜花人

種花而弗愛猶弗種也愛花而弗惜猶弗愛也愛有貪情惜兼痛意辟諸學知不如好好不如樂也古之括香使司花女移春檻選勝亭買之千金贈之九錫無非愛之深耳懸金鈴燒紅燭付酒盞籍枕幛武仲不啟關子夷不掃徑無非惜之至耳韓子云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禪家所謂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有生老死十二因緣不能解脫者此也杜子云一片

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所謂從愛生憂者也又云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所謂從憂生愛者也綺囱紛紛無可奈何非與花爲命者又何足以知之也哉甲子春三月六日香宇薔薇十二扉花開甚盛黃昏風雨大作無策蔽覆勉强就枕子玆趣田子起曰爭忍羣芳落莫耶亟宜秉燭往探平安也至則紅愁綠慘俛首垂泣若訴若怨不忍相見者田子方太息而子玆忽矍然大笑田子曰何謂也子玆曰獨不念蘇子之詩乎曰蘇詩云何因長吟曰東風陣陣泛寒光大雨沉沉水滿廊只恐夜深花退去

故燒高燭照紅妝子藝不覺抵掌絕倒持燭翻滅徘徊竚惜者久之忽寒不能返室且曰此大佳話也不可無紀遂口占一篇用慰花神云耳雨過三日便爲霖何況春來兩月陰撫景忽思燒燭咏不眠重起惜花心紅妝冷落燈花濕翠屋淋漓夜色深扶病細君能解事當年誰復伴知音噫亦庶幾不負賞花者矣湜吞稠切上聲水流物去也其去聲卽爲褪益方言也亦可以補字書之不備者

別花人

惜花人固難得而別花人亦難得未有能別花而不

惜花者今俗人家不惟不種花雖好事者種之彼亦不知其名視之如凡草鄙之如惡木真殺風景也所以古人謂難得別花人夫紫薇薔薇特常植耳而白樂天猶惜之故其詩曰除郤微之見應愛世間少有別花人又云移他到此須爲主不別花人莫使看是則太傅可謂之別花主而微之可謂之別花人矣然古之文人亦有極殺風景事蓋折花極俗人惡事也而蘇子瞻歐陽永叔亦嘗犯之子瞻在東武南禪資福寺大會賓客翦芍藥七千餘朵置牋盆中供佛賞翫永叔在揚州會客取荷花千朵插畫盆中圍繞坐

席命客傳花人摘一葉盡處飲酒此皆忍心人也惜花之情安在余嘗于花開日大書粉牌懸諸花間曰名花猶美人也可翫而不可褻可愛而不可折摘葉一瓣者是裂美人之裳也摘花一痕者是撓美人之膚也折花一枝者是折美人之肱也以酒噴花者是嗤美人之面也以香觸花者是熏美人之目也解衣對花狼藉可厭者是與美人裸裎相逐也近而覷者謂之盲屈而嗅者謂之聾語曰寧逢惡獷莫殺風景論而不省誓不再請嗚呼此雖戲詞無非憐芳非而惜香豔耳凡我同心共守此約

木中字

餘杭徐第之斫後園樹破之中有右衛王通所五字人皆怪之以之供神余爲考之南唐天曆間平江木中有天下太平之王六字齊永明秣陵安明寺木中有法大德二字宋太平興國元年瑞安木中有天下太平字熙寧惠州木有王帝萬天下太平字政和武義木有萬宋年歲四字治平杭州南新街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顯顏眞卿書法皆木妖也亦文妖也

木拔自植

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台州大雷雨東門外湖邊合抱

大樹忽然拔起倒一宿復自植立有司皆往視之後倒其木爲神像立廟祀之宋嘉定六年嚴州大樹自拔占曰將亂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建寧枯樹自立京房曰妃后有專木什反立亦木妖也

木生異實

嘉靖三十年蕭山桃樹生橘上虞象山皆李樹生王瓜諺云李樹生王瓜千里無人家寧波志亦載此後海上皆被倭寇之禍按元順帝至正中李實如黃瓜諺云李如黃瓜民皆無家是也又象山柏樹開鷄冠花古占草木互妖也上下失所隆慶五年辛未四月

錢塘湖市栗樹生桃形顆油桃色紅小僕親見二枚無核九月西溪栗樹生林檎三枚黃生藥采之唐太和中成都李生木瓜宋紹興中建德栗生桃紹熙中富陽栗生檎實占曰木生異實國主殃傳曰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奸謀則木不曲直注云姦謀者謂增賦履畝之事時兩浙丈量田土增賦煩民而吏胥爲奸千里受害也說曰木東方也於易爲觀其於五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鑾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

木得其性矣今木生異實與夫桃李冬華百卉變色之類皆木失其性也

紀録彙編卷之一百九十

留青日札摘抄四

田藝蘅

沈萬三秀

今人言富者必曰沈萬三秀云益元末人也沈姓萬三行秀者元時稱人以郎官秀爲等第至今人之鄙人曰不郎不秀是言不高不下也萬三名富字仲榮其弟萬四名貴字仲華本湖州南潯人父沈祐始徙蘇之長洲東蔡村貴之子漢傑又徙于化周莊今南京之會同館乃其故宅後湖中地乃其花園初居東

蔡村時人以汙菜之地歸之祐躬率子弟服勞糞治有方潴洩有法由是致富不貲洪武中萬三萬四率先兩浙大戶輸稅萬石仍獻白金五千兩以佐用度上命其造廊房爲楹六百五十披甲馬軍者十務釐所獻金乃已又命分築南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其工先畢　太祖嘗犒軍萬三欲代出犒銀上曰朕有軍百萬汝能徧及乎萬三曰每一軍願犒金一兩上曰此雖汝好意然不須汝也由此遂欲殺之太后苦諫以爲彼富固敵國然未嘗爲不法事奈何殺之上意乃釋然亦由此被人告訐或旁累所逮及徃徃

曲宥之後得流雲南其增余十金亦流潮州尋命選大戶家爲京官六曹令近侍各舉所知得漢傑之子曰玠者擢爲戶部倉曹員外郎受官辭祿上益器重之也至今傳二家子孫之在流所者尚富足或云善點化之術又當元末時吳人陸德原者富而好古亦能詩文名振吳下沈萬三秀曾爲之治財入　國朝德原亦爲黃冠益懼法而逃云嘉靖間嚴嵩盜竊國柄貪墨滔天苞苴公行仕路汗穢嘉興丙辰科一進士用金一萬三千兩買選吏部考功主事時人號之曰沈萬三官卒爲科道所劾以此形之奏章遂命錦

永樂治制藉大快政也因詳及之

劉瑾

劉瑾陝西西安興平人景泰初以淨身進坐內臣李廣奸黨充南京海子口軍黥緣取用　乾清宮火復發配又召回僉書正德元年十月掌司禮監事提督團營與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丘聚等爲八黨肆惡無忌僞傳詔旨變亂成法謀爲不軌五年八月張永憾瑾因征寧夏安化王歸疏瑾大奸一十七罪伏誅藉沒家産

平天冠一頂　衮龍袍四領　蟒衣四百七十襲

八瓜金龍盔甲三十副　金甲二副　金鉤三千
金絲碧玉帶五條　玉帶四千一百六十條　玉印
一顆　玉琴一張　寶石二斗　牙牌二櫃　穿宮
牌五百面　金銀湯鼓五百件　金二十四萬錠
碎金五萬七千八百兩　銀元寶五百萬錠約計銀
二十五千萬兩　零銀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餘物不可勝計

錢寧

錢寧幼名福寧兒雲南李巡檢之家生子也太監錢
能鎮守雲南時養以爲子故名錢寧後得寵于　武

宗賜以國姓號爲義子因稱朱寧正德八年以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干與國政鉗制百司罪惡貫盈十四年七月以宸濠事敗下詔獄伏誅籍沒家產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　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　碎金銀并首飾五百二十箱珍珠二櫃　金銀臺盞四百二十副　胡椒三千五百担　蘇木七十扛　段疋三千六百扛　餘物不可勝計

江彬

江彬者大同遊擊也正德時劉瑾既誅餘黨迸竄義

子劉六劉七趙風子邢老虎楊寡婦倡亂內地號爲流賊官軍屢敗因調邊兵入禦彬亦建功漸謀進用賜姓朱氏冀悍橫行公卿屏息導　上逸遊禍幾不測十二年冬以左都督冒應州功封平虜伯明年上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以朱彬爲威武副將軍欲巡行天下以窮逸樂十六年春駕崩三月以皇太后懿旨下獄伏誅籍沒家產

金七十櫃共一十萬五千兩　銀二千二百櫃共四百四十萬兩　金銀首飾五百一十箱　金銀湯鼓四百箇　餘物不可勝計

嚴嵩

嚴嵩江西袁州分宜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詐僞百端貪酷萬狀結交內侍殺戮大臣乾兒門生布滿天下妖人術士引入禁中三十年來流毒華夷蓋古今元惡巨奸罕與儔匹者也議者以爲李林甫秦檜不啻過焉其子嚴世蕃起白徒官工部左侍郎助父肆虐欺君誤國爲禍尤甚言官競劾嵩罷職世蕃充雷州衛軍後與羅龍文等怨望謀叛奉　聖旨這逆情你每既會問的確嚴世蕃羅龍文便會官決了盜用官銀財貨

家産著各該巡按御史嚴拘的親兒男盡數追沒入官送部不許親識人等侵匿受寄違者即便拿問嚴嵩父子欺君大負恩眷并伊孫見任文武職官的都削職爲民有司拘管當差餘黨逆邪盡行逐治毋致貽患其餘俱依擬行奏內不言逆本是何法制且不查究所云逆本者指賊嵩也積歉所及死灰餘燼猶能焚灼臺察之吻況當炎炎炙手之時乎有其君無其臣古人痛惜良不誣也巡按御史林閻等抄沒江西家産畧載其大綱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也

誥勅翰墨等項共二百二十四件　金共一萬三千

一百七十一兩六錢五分　純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萬一千零三十三兩三錢一分內有金海水龍壺五金龍耳圓杯二金龍盤三　金廂珠寶器皿共三百六十七件共重一千八百零二兩七錢二分內有龍盤鳳杯龍壺　鑲金器共二百五十三件內有金牌十二面金人三個共重四百零三兩九錢二分　連前各項金器三千八百五件共重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九兩九錢五分　金廂珠玉首飾共二十三副計二百八十四件共重四百四十八兩五錢一分內有猫睛六顆祖母綠二件　金廂寶珠

首飾共一百五十九副計一千八百零三件共重二
千七百九十二兩二錢六分內有猫睛二十顆有天
上長庚人間壽域慶無窮壽永喜心字等名件　金
玉珠寶頭箍圍髻共二十一條共重九十九兩六錢
三分　金玉珠寶等耳環耳墜耳塞共二百六十七
雙內有猫睛二顆共重一百四十九兩八錢三分
金廂珠玉寶石等項墜領墜胸禁步事件共六十二
件共重一百七十九兩二錢六分　金廂珠玉寶簪
共三百零九件共重九十二兩八錢四分　金玉廂
嵌珠寶等鐲釧共一百零五件共重四百二十兩一

錢　雜色金玉首飾內有美人夜遊玲瓏掩耳共七百七十六件共重九百四十九兩七錢六分　金廂珠玉寶石帽頂共三十五箇共重七十七兩一錢七分　金廂玉寶條環二百八件共重一千一百一十三兩零九分內有海內英雄五龍戲月福壽康寧等名色貓睛二十顆內墨貓睛一顆員月大珠不計金廂嵌珠寶條鉤六十八件共重二百三十五兩七錢五分內貓睛二顆　連前首飾等項共三千九百三十八件共重六千五百五十八兩二錢　通共淨金淨器皿首飾等項共重三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兩

八錢　淨銀二百零一萬三千四百七十八兩九錢
銀器皿共一千六百四十九件共重一萬三千三百
五十七兩三錢五分內有滿池嬌銀山二座　銀嵌
寶首飾事件六百二十八件重二百五十三兩八錢
五分　連前銀器共計二千二百七十七件共重一
萬三千六百一十一兩二錢　通共淨銀銀器共重
二百二萬七千九十兩一錢　玉器共八百五十七
件共重三千五百二十九兩五錢內有漢始建國元
年注水玉匜晉永和鎮宅世寶紫玉杯永和鎮宅世
寶玉盤紫玉墨玉碧玉黃玉荒玉花玉等名番字玉

板一片重一十三兩七錢千巖競秀玉山一座重一十三兩二錢　玉帶二百零二件　金廂玳瑁犀角瑪瑙銀珊珠鈿牙香等帶共一百二十四條　金摺絲帶環等項共三十三條內猫睛二顆　金廂珠珊犀象玳瑁器皿共五百六十三件共重一千三百三十一兩七錢　金銀廂牙筯二千六百八十二雙　金廂雙龍龍卵壺一把鍍金雙龍龍卵壺一把金廂龍卵酒盞二箇連座未廂龍卵一枚共龍卵五箇　珍珠冠頭箍等項內有五鳳三鳳等冠共六十三頂件共重三百六兩二錢　珍珠寶石琥珀共重二百

六十兩五錢　珊瑚犀角象牙等項共六十九件內有大學士司丞牙牌二面除珠不計件　珍奇玩器珠寶水晶珊瑚玻璨瑪瑙哥窰柴窰嘉峪石斗龍鬚席西洋席共三千五百五十六件副雙　象牙籤八十五根　洪熙宣德古剌水熊膽空青薔薇露共十三罐盒　礦砂三百八十五兩　硃砂二百五十斤六兩　檀沉降速等香二百九十一根重五千五十八斤十兩　奇南香三塊　沉香山四座　織金粧花段共一千一百五十一匹內有大紅粧花五爪雲龍過肩段二匹　絹七百四十三匹　羅六百四十

七匹　紗一千一百四十七匹　紬八百一十四疋
改機二百七十四匹　絨五百九十一匹內有西洋
鐵色褐六匹　錦二百一十四匹內宋綿一百一十
七匹　綾一十一匹　瑣幅一百六匹零一段　葛
五十七匹　布五百七十六匹內有西洋紅白棉布
已上共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一匹零一段　織金粧
花男女衣服段絹羅紗紬改機絨宋錦葛貂裘絲布
灑線共一千三百零四件　絲綿四百八十七斤
刻絲畫補四十副件　金銀鉸扇二萬七千三百零
八把　古今名琴五十四張內有月下水玉琴咸通

之寶清廟之音響泉霜鍾清流激玉玉壺氷蒼龍噴玉一天秋萬壑松秋澗泉雪夜鍾玉琮琤寒玉秋月春雪調古氷泉垂月松風鳴雷震殿九霄鳴珮流水高山寒江落鴈等名大理石古銅琴　古硯一十六方內有未央宮瓦研銅雀瓦研唐天策府研貞觀上苑研蘇東坡天成研宣和殿研文文山研　都丞文具六副　屏風圖屏一百零八座架　大理石螺鈿玳瑁牀一十七張　古銅器一千一百二十七件重六千九百九十四斤零二兩　銅錢九千四百七十五文　鈔二綑　古今書籍八十八部二千六百一

十三本　石刻法帖墨蹟三百五十八冊軸　古今名畫刻絲納紗紙織金繡手卷冊葉共三千二百零一軸內有唐九成宮避暑圖阿房宮圖宋周文矩學士文會圖金谷園圖唐閻文本職貢圖杏壇圖越王宮殿圖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西湖春曉圖南屏晚鐘圖劉松源西湖圖　變價紬絹布匹二萬七千二百八十三匹共估價一萬五千零四十七兩六錢

變價男女衣裘一萬七千四十一件共估價銀六千二百五兩零七分　變價扇柄二百八十四把共估價銀八兩六錢四分　變價銅錫器二項共估價銀

二百七十九兩五錢五分　變價螺鈿石牀六百四十張共估價銀二千一百二十七兩八錢五分　變價帳幔被褥共二萬二千四百二十七件雙副共估價銀二千二百四十八兩二錢　轎三十五乘共銀七十兩　卓椅櫥櫃七千四百二十四件共銀一千四百五兩　盤盒家火九萬四千九百二十六件把雙　毡蠟膠藤通估價銀一千二百三十五兩九錢五分　樂器神龕共四百二十零件估銀二十兩八錢四分　兵器三百四十一件　變價第宅房屋共六千七百四間所共價銀八萬六千三百五十兩

變價田地山塘約三萬餘畝共價銀四萬四千四百九十三兩四錢六分七釐二毫　變價船板稻穀馬牛等畜共銀二千七百八十七兩六錢八分　通計淨銀并器皿首飾與變賣寄借銀二百三十四萬二千七百三十一兩七錢七分七釐二毫　續追金七十四兩七錢九分　續追銀一萬三千九百兩八錢九分二釐　續追金玉器物共二百一十三件副又硃砂八十兩　檀速香二百八十四根　中書牙牌一面　續追變價物件共估銀八百四十四兩四錢四分　連淨銀銀器共一萬六千五百一十六兩

二釐連先報通共銀二百三十五萬九千二百四十
七兩七錢七分九釐二毫
又直隸巡按御史孫丕揚抄沒嚴嵩北京家産
五綵金龍羅段等一千六百七十九匹　金四百八
十三兩二錢　金珠寶首飾六百五十件重六百三
十四兩　金廂瑪瑙象牙金玉寶帶四十七條　銀
一萬二千六百五兩　珍珠寶石二十四兩五錢
玉石犀角珊瑚象牙器皿三百三十斤　降真等香
一千五百三十斤　牙笏三十七根　牙牌三面
牙筯四百三十一雙　圖書古畫三千六百五部軸

繖金粧花衣服翠物二百一十三箱　房屋共一千七百餘間所內有雕刻香十間　金綵銅錫器皿共五千五百餘件　地一百五十餘所畝　寄出銀三千八百餘兩

傳聞二處所抄不及十四五盖行賂于權要者十二三頓寄于親戚者十三四鄢坞久營兎窟多術安能根連株拔風翦霆滅如我　高皇帝藉沒胡藍二黨時邪其籍中龍卵猫睛諸奇貨皆得之仇鸞海上將領并賊汪直求和易者越王宮殿圖乃仁和丁氏物文會等圖乃錢塘洪氏物皆總督胡公以數百金轉

易者清明上河圖乃蘇州陸氏物以千二百金購之纔得其贋本卒破數十家其禍皆成于王彪湯九張四輩可謂尤物害民也嵩賊生辰總督諸公皆以紫金鐫為文字綴以錦綺以玲珠為纓絡以珊瑚為闌杆雜以寶石襲以香藥網羅圍繞綵繡燦爛眩目駭人以供一時之翫以悅奸臣之心罪不容誅矣又聞有八寶溺器金絲幃帳及違禁諸異具先已毀滅而嵩當斥逐時身負奇珍狼倉道路為人搜奪卒至乞食殞軀世蕃又縱姬妾宣婬以繁陰襲僭美人隊伍以代栲捕其孫嚴紹庚嚴鵠等嘗對人言一年儘費

二萬金尚苦多藏無可用處于是競相窮奢極慾鬼
神號而禍敗立至矣所恨者不父子祖孫駢斬藁
街以爲天下後世快耳論者又曰若并其脊娼之家
及鄢懋卿諸黨而盡發之則所得又當百十此也足
國裕邊斯亦良策又何必丈量疆土加賦困民也哉

鄢懋卿

鄢懋卿者江西豐城人嘉靖辛丑進士賊嵩義子也
又結昏姻之好嵩之牙爪羽翼固未易屈指數而陰
謀盜行則皆懋卿助之科道論劾自知難容而貪噬
之心尚未厭足于是乞爲好差以圖歸計乃以都御

史經理東南塩課諸務聲勢赫戾睹記所未有者每歷淮揚諸大鎮則餽索不下二三百萬金風力所加甚于詔旨及至吾杭則三司望塵而謦懾府縣聞風而奔走如點選婦女以充內人八轎之夫役多至百名置造金銀湯鼓皷皿以充筵席之供亦費千百兩猛如倭寇室家驚望山嶽震搖又受竈户賄私六萬爲之奏乞分外優免田丁貽害平民萬死有餘辜矣嗚呼氷山一傾今不知其所積竟何如邪

陶世恩

陶世恩湖廣黃岡人其父仲文以倉大使當刑假符

籙進用官至禮部尚書恭誠伯世恩以恩亦至尚寶少卿傳習僞書招聚奸黨妄造方藥希固寵榮乃進小涎等丹而陶倣者其從子也則進九白及塊肚香袍劉文彬進經驗仙丹陝西鄠人王金先以獻五色龜芝得倖亦進百花等酒令人飲之能使丹田即刻火發三原申世文進丹名曰天水生元至于武當山道士太康高守中進三元等丹皆用麝香附子諸熱毒之劑假以延年羽化爲名其實皆房中術耳未幾駕崩隆慶初伏誅嗚呼此輩妖人惑君不足深責當時師保諸公豈不與聞邪漠然付之不知坐視君父

之阽危而不諫收尚自鳴曰贊相便當愧死矣

馬祖師

嘉靖三十四年秋杭人訛傳馬祖師至云能入人家迷惑人至死變幻飛走異形多能爲蝴蝶人禦之則刀杖反傷其人或害及家人妻子于是晝夜鳴金擊鼓喊聲趕逐無分鄉市人不聊生不知所爲皆相傳書符貼于門户雖深山窮谷皆然也蓋此言起于蘇常乃妖人馬道士幻術惑衆將謀不軌而特盛于湖州時余在金陵至蘇州則巡按御史尚維持出榜諭衆擒其姦徒正法訛言者枷號以安民心而馬道士

卒遁去余方抵家則吾鄉哄然矣惟湖州士民崇信雖仕宦大夫顯顯有名者亦受其愚云以盆水照影則貴賤迥別或有影帶貂璫幞頭紗帽蟒袞諸色種種奇恠者亦有帶平天冠如帝王像者彼即署名簿籍豫定官爵大小高下大率如所見之影摹居烏程雲霧山中乃三十六年秋也約九月十四日舉事倡亂以白巾爲號先二日有鄔彩者發其謀于主簿田本渭白于知縣蔣弘德合謀緝捕賊首蔣鵬蔣潮越城逸去集于烏鎮雙林燒劫民舍地方被害十六日總制胡宗憲檄知府李敏德委千户蔡懋恩李鉞督

兵擒之亦放火殺害無辜數百人而馬道士終不獲搜得花名簿三五冊中多士大夫皆與胡公厚善者因焚其籍不治然而小民疑畏逃竄者多矣遺棄家產田地反爲漏名士夫所得如籍沒者然甚獲厚利此又可笑也使再遲數月則禍變綿延有大可憂者白蓮教之禍可不嚴禁之邪寧波志載三十七年春馬道人能翦紙爲兵念咒即能布陳夜入人家男婦睡時多爲所壓不能醒雖醒氣猶索索不蘇有因而死者書符作籤籤籤四字雖邊海州縣無不至後遇廣西人云亦被其擾也

李良雨

隆慶二年五月陝西民李良雨本男子無恙忽變爲婦人與同縣一人合爲夫婦其弟李良雲報官奏聞此陰盛陽衰之妖也因考建安七年越巂男子化爲女子占主易代余作詩云日不可爲月山不可爲川如何天與地傾倒如轉圓山西古出將剛氣今不全乃有彼丈夫而化爲嬋娟姓李名良雨草木雨露偏木性失曲直尅土不生烟同火自匹妃嗣續恐弗延茲謂陽從陰陰疑易陽權造化豈小兒變幻等滄田丈夫不雄飛雌伏亦自便把酒發浩嘆不飲空潸然

聞諸山西人實無此事一縣官妄申巡按宋纁纁以奏報後取其人親驗行至其驛羞愧自縊死實縣官者絞殺之也

非夫過言

古人有言君子居是都不非其大夫夫所大于夫者以其道大德大而業大如孟子所謂大丈夫是也夫既大矣而君子是之也固宜乃今或不然不大其道大其勢不大其德大其財不大其業大其弊雖謂之小夫可也則吾之非之也亦宜是故非文事所以是經也非武備所以是緯也非民風所以是本也皆即

吾之所居所見而非之者也若夫其大者則吾嘗是之矣苟能因吾之所非者而自非其非則吾亦將因其是者而復是其是矣勿談蕘議或在上者之藥箴后諫也與

非文事

國家用人率重科舉而科舉取士率重文章科舉制也不可易也文章華也不可核也又況文之未必盡章矣乎試即其所舉者而考其實則言行未必其相符而德業未必其相副也蓋是者恒十三而非者恒十七矣或有白頭之老叟亦有黃口之小兒富者

以財而發身貴者挾勢以膺薦目不知書惟習括帖身不居業惟事鑽求主司以是而信其才銓曹以是而隆其選嗚呼科舉如此況于昏耄之貢途乎又況于卑賤之吏役乎吾見天下之事日敝矣善爲治者盍亦反其本邪

國朝經義取士卽往代之詞賦也五經四書聖學之本敷爲時義體制亦佳第流習漸靡淫泆自恣殆與詞賦不殊葢洪武永樂之間渾厚純朴直而不俚宣德已後體格卑弱風骨斬然弘治正德浸淫復振逮乎嘉靖局面忽更纖縟者麗而不雅棘鉤者惟而不

典澶漫者濫而不裁嘗觀弘治間一二程文詞理明暢卽後學可式也當是時李公東陽程公敏政王公鏊皆以博雅爲時宗而錢與謙顧士廉崔又以雋才嗇手高第是以靑衿之士咸取則焉自薛侃昌言欲以論孟古義爲式場屋而大學士張孚敬深以爲然又復奏遣京官出主省試少年初學競爲奇妖無所顧憚文體頓壞反可慨也先大夫兩督學政首以正文體爲務敦實學爲教在廣東則名其堂曰崇正在福建則名其堂曰養正規復舊制人文煥然改觀所有興革條約布諸學政集者至明且悉也惜乎一

倡十啉而時態復變耳豈氣運之使然也哉
時義之奇惟者莫過于嘉靖十年之後有士子作孔
子聖之時者一題其破承云聖易也夫易時也以時
語聖神哉此殆以題釋義非以義釋題也與西崑之
體何異而督學方爲首舉不亦駭哉
南海陳獻章當成化初會試雖負重名躓于趨進亦
投時好兢出新奇作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一題其破云物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考官戲批其
傍云若要中進士還須等一等傳者莫不絕倒使在
今時更屬平易矣金編修璐嘗有詩云何處歌新調

旋故不羣翦花金瑣瑣斷葉玉紛紛巧疊空中錦輕翻水上雲自慚心太拙到此不能文其言頗切纖縟之病豈特時義爲然哉古作亦有然者矣

括帖之說總屬時套舉子習熟取便于場屋耳先朝陸鉞諸公號稱名家至如作易經時文亦有套數凡遇大吉無不利之類則云昏媾獲標梅之吉涉川膺舟楫之任行師有三錫之寵聽訟得金矢之利如此文法不一而足初不論其爲何卦何爻也亦可醜矣

又如錦囊集一書人所罕覩得其片紙隻字不啻大貝南金率以厚賂購至抄録七篇偶湊便可命中子

孫秘藏以爲世寶其未得第也則名之曰撞太歲其既得第也則號之曰敲門磚嗚呼祖宗立法惟此爲進賢選能之具而顧使人苟且輕忽之若此不尤爲聖世之一玷哉嗣後刻本日多套子日盛甚至于仁義忠孝之類合集美語編爲數聯遇題直書嗤手發解三尺童子眞才實學不知果安在哉

文章貫禍不惟古人詩詞爲然雖我朝時義亦有自罹其災者當　太祖時臣子往往以光字則字之類觸諱抵戮至于　世宗之世亦有以程式獲罪者如山東試録以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之文結用作聰

明亂舊章等語　皇上震怒以爲誹謗而御史逮捕卒斃杖下其後又有斥罷試官者有停止會舉者于是監臨官慮犯忌諱必擇好題過爲逢迎甚至斷章取義不成文理及試録呈進必用千金買求權要矣浙闈近以大本堂作表題試録已進有人語以此題乃懿文太子時事恐犯忌諱不宜御史驚懼欲死數千金厚賂閽下而息又一科出優恤軍屬判語誤作軍士試録已發差人飛騎追至半途而易之亦費千金又有以幅員作幅幀者眞不學無術者也

學士罕能通貫皆指別經爲客經素未曾句讀誤出

題目一督學命易題云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不知故字本屬上文一塲喧異又一督學命詩題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有生員不知其義乃出而語人曰聖經中如何亦有西方菩薩之說非觀世音不能當也此生已富不久即中舉眞優人搬戲文也

楊公用修嘗恨舉業之陋有曰士窄通經諱名苟進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碎語謂之蠡測諸史抄節碎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涉經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眞有以漢人爲唐人唐事爲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爲二人二事合爲一事者余嘗見

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爲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筭命作先筭其命者近日書坊刻布士子珍爲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宋人自尊其宋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襲用本朝及四聖字稱前代爲本朝稱前君爲四聖與三家村中學生稱人父爲家父何異而人莫之非也已無特見一一隨人之聲而和之譬之應聲虫焉此言切中時俗尊信宋人之大病故余嘗曰今之學者宋儒

之忠臣孔門之亂賊也

近時俗學皆尚三蘇文字不復知有唐文矣況秦漢乎故不拘大小試卷主司大率批曰宛然蘇子口氣或曰深得蘇氏家法即中式矣有一士子素不喜眉山文集者乃笑曰衆人皆有蘇子倚靠偏我獨無蘇子可使喚耶于是論策中嘗引證曰蘇子有言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于民也又云蘇子嘗曰良醫不能救無命疆梁不能與天爭仲尼棲棲墨子皇皇憂人之甚也又云此蘇氏所謂察微慮深愼在未形者也亦漫然批其旁曰此子固嘗留心于

三蘇者但未純熟耳此生見而大笑作詩嘲之云曾見東坡面目無試官驚得震蘇蘇分明指與平川路一個佳人兩丈夫一時傳訟以爲笑柄殊不知始之蘇子乃史記之蘇秦也繼之蘇子乃漢書蘇竟也終之蘇氏乃竇滔之妻蘇蕙也今不論秦漢不分男女一槩以老泉東坡潁濱當之不亦鄙陋之甚哉嗚呼誠可謂子誠齊人也已

纂修實録事宜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提督學校僉事林大春爲纂修實録事案准本司關准浙江布政使司照會呈准禮部照會前事該本部題祠祭清吏

司案呈案照先奉本部送該本部奏節該欽奏　勅諭纂修　世宗肅皇帝實録一應合行事宜悉照例舉行欽此云云爲照　先朝纂修實録例差辦事進士往各處采取事蹟近因進士俱已選授是以擬差職官今職官又無應差人員役當另行議處臣查得各處提學官職專文學之司兼有地方之責委之采取事尤易集合無本部將合行取勘事件一面移咨都察院轉行南北直隸提學御史一面照會十三布政司轉行按察司各提學官將所屬地方各項事蹟查照開去欵目俱自正德十六年四月起至嘉靖四

十五年十二月止挨序年月分別事類務要考覈精明收録公當編類造册俱限本年十二月以裏纂完送自差官具奏册送史館以備采擇如有稽遲及草率者聽本部查出參究庶幾責任有歸事體簡便而纂修不致有誤云云隆慶元年五月十三日奉旨

一郡縣境内之人曾授内外文武官職有功蹟顯著者及丘園之士曾遇優奬者今雖亡歿應有行狀神道碑墓志壙志等文及曾有所上章奏之類抄録類進以憑去取不許將庸常之人徇情虚飾妄報　一凡境内孝子順孫忠臣烈士義夫節婦曾經旌表及

奉　古褒譽者詳悉開報　一各處遞年行過事件有干係纂修可爲勸懲者今開去條件雖不盡載皆須逐一點檢具報

提學道劄付本學廩生田藝蘅學有家傳文長紀事其論本道合令前來協同整理庶有裨于　大典當無負厥初心也右劄付杭州府儒學

因考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欽奉　勅諭纂修孝宗敬皇帝實錄　欽差進士顧可學張文麟　浙江纂修官右布政使李瓚　杭州府知府楊孟瑛

一文武官員不問職之大小云云謹按今無大小二

字以致卑職下僚雖有功蹟不得入録深可惜也況文非進士武非開府皆不得與與史漢之例不合

一山林德行之士曾經奬諭謹按今奉　旨奬諭者能幾何哉抱道丘園遺名竹素者多矣　一舊無壙志葢有墓志不須重出也大率子孫不才遺失志傳僞作詭名假托貴顯甚可嗤鄙又或摭入些微功績附會影響以求合式尤欺罔也而纂者或節其繁文且因無銘字之語乃棄而不録又可笑矣殊不知古人奇事多于銘中見之　一章奏有傷見在權貴者亦不敢録　子孫貧弱不能自致者多不得録　所

著文集皆不進呈亦不足以備史官采錄當詳之

非武備

古之武事出于一今之武事出于二古者相即將也民即兵也後世文武分而將相異任兵農分而軍民異籍于是天下事如血脉之不通肩臂之相使無惟其聯屬之甚難矣況衛所有司之不相統攝錢糧刑名之各爲總理變起于倉卒之際而取辦于行移之間此虛文之所以日煩而實效之所以難責也

軍伍之中往往有習舉子業致身科第爲時名相者未必學校民家子無深解殺鈐素閒教騎不能爲名

將者也顧作養任用之術何如耳

將不久任無以服兵心兵不久練無以諳敵勢兵心服然後可以得其死力敵勢諳然後可以幾其成功乃今纔得一良將本舍于陸也而忽移之于水本舍于南也而忽調之于北地利既已不諳士卒又無固志及其僨事則一旦以文墨繩之嗚呼如是而謂之舍將將吾見其以國與敵也矣

國家養軍優渥本所以衛民也今則慮軍士之陣亡而律法太重也乃反敺民以衛軍因巧立爲之名色焉曰民壯曰勇士曰募兵曰鄉兵甚至此之不足又

招及僧兵借及土兵張皇狼狽眞可恥也軍民既雜紀律難齊及害地方元氣頓索時人爲之語曰寧可倭子下顧不願官軍救護又曰官兵來猶自可土兵來苦殺我又使南北多事則將何所借兵也哉

數十年以來海上元戎如俞公戚公劉公盧公輩不惟智勇過人抑且紀律嚴明今皆爲名將矣如羅知縣以功而陞僉事胡典史以功而陞通判皆起于舉人吏員者惜乎拘于資格束于文法不得竟其材以致大用耳任人如此欲望天下之久安長治也得乎故曰時事之敗由書生也

團練鄉兵在治海已有成効蓋大族之力既能率人而久亂之鄉又皆固志加以守巡之協助府縣之專督是以其勢易行其民易集在內地則大不相侔矣漫然曰團練鄉兵何可得哉故必得望重一邑才攝萬夫恩威兼著之家信義素孚之人而後可與談鄉兵也

嘉靖三十六年督練鄉兵事宜提督軍門牌二面

乍浦鎮係餘杭緊關隘口仰知縣吳應徵分撥鄉義兵二千石協同本地鄉兵併力防守毋致流賊西突悉聽生員田藝衡操練調遣如違呈送治以軍法

四月初十日邪時　差健步宋膺　沈相
臨安精兵六百名撥守餘杭橫瀆堅閘隘口蓋東固
則西安也四月十一日　提督軍門　差健步沈文
此皆右僉都御史阮公事也公諱鶚桐城人
仰錢塘縣旌定鎮里長即團集各里保甲鄉兵一千
名聽軍門原委生員田藝蘅調度固守地方如違本
生呈來拿究須至牌者四月十二日　差健步陳龍
此分守道事也左參政汪公諱
甲寅年余客遊湖州適海寇逼近姑蘇而兵勢甚弱
人無固志時知縣張公晃在烏程謂余曰兵不足用

奈何余曰人人皆兵也安得不足但患不精耳爲今之計團練召募皆緩不及事莫若任怨悉點富貴家之僕隸以充行伍庶人力强壯器械精明樓櫓完備可以應令齊集耳公欣然拍案起謝曰此策甚良吾不惜爲國任怨也即以利害曉諭之不數日間兵食俱足矣自後王江涇之捷果得此兵之効乙卯年余嘗糾集義兵千人爲保障一方之計具約一十八策呈諸本府李公蒙給帖遵行之亦首載此事

邊方則有夷狄内地則有盜賊夷狄手足之疾盜賊腹心之患小賊不止必爲大盜大盜不止其禍尤甚

于夷狄蓋夷狄之來去也有限盜賊之滋蔓也無窮今之當道以催科爲急務以安民爲末節以小賊爲不足治以强盜爲不足慮是武備之設豈專爲外國而官軍之養豈專爲亂世也哉愚則以爲三五穿窬者當責之應捕民壯名捕而户索若二三十人爲羣放火殺人者便當責之衛所官軍根雜而彙拔之可也然有土賊有客賊今保甲之法或可以清其流惟族滅之令行庶可以絕其本平民之家一被强盜皆隱忍而不敢呈告蓋苦捕役之需索也慮官司之縱放也在獄則妄攀良善以閙牢吏發徒則逃回草竊

以納月錢及成死獄則又姑息而不忍決或困審録之累或慮減刑之恤一賊未除全家及破諺云失賊遭官誠可痛哉陵夷疽潰之患所當深長思也

隆慶末鄉民夜獲一盜乃慣偷也送之里長里長懼而不受付之應捕應捕熟而不檢不得已送之縣丞丞鞫之曰汝何處人曰餘杭人丞曰餘杭人如何來我錢塘爲盜堂下隸胥聞之皆掩口而笑是賊但不當越境邪又將自已酒食勞之曰汝良苦矣且縱之使逃兩索其賄而罷或私語丞曰治賊何以如是丞笑曰此皆衣食父母也嗚呼此非巨盜之魁也哉時

行保甲之政諺曰要民安先保官官養賊賊生禍

非民風

民之風上風之也故曰君子之德風上奢則下侈上儉則下嗇上欲則下偷上仁則下敦龐上義則下正直上苟且則下支吾今上之人大率以智術籠絡黔黎耳或銳始以沽譽或守職以圖遷孰能誠心愛民治國如家而爲百年之計也哉徃徃稱能者亦先繭絲而後保障緩撫字而急催科彼猛此寬朝令夕改而民風日敝矣又何望于貪墨闒茸之鄙夫乎故必上下不相回護甲第不相朋黨得一賢守令宜于民

風安乎土俗則久任以展其才雖居官以長子孫可也不入京以登臺閣可也推之而守巡撫按皆然矣見一不肖者則爲之明正其罪速奪其職不事姑息之舉焉吾見官箴自正吏弊自革盜賊自化百姓自康而天下自治矣風豈在民也哉

百姓之病非病于天災也惟官邪之是病也水旱凶荒適然之遇流移自食可以逃生惟官之邪則賄賂公行是非不白利害莫恤控訴無門此民瘼之所以日深而積薪之憂可爲長嘆息而痛哭流涕者也其病有十曰官府剥削曰號令欺惑曰糧里不均曰鄉

宦詭寄曰竄户冒免曰錢糧隱賊曰斗級守盤曰鹽捕詐害曰水利占塞曰風俗奢薄昔年民所大病者惟耳房鋪陳庫子館驛買辦諸役十九破家及南海御史龐公大肆振作痛革此弊其他亦十去八九惜乎不得久任今復有萌孽之漸矣獨持風裁者豈無其人哉龐公名尚鵬癸丑進士有大造于東南曾無頌碑生祠此亦風俗薄惡之一端也

官箴易正吏弊難清故吏胥上下亦有十弊曰上堂稟事曰棍徒克吏曰吏犯照會曰司府通連曰出巡關節曰閣滅卷宗曰積書把持曰那移錢糧曰仵作

詐害日白役下鄉嘉靖四十四年龐公亦洗滌二三
惜乎有治法無治人耳
小民出賦稅以給公上有司徵常課以充國用此理
也分也今成熟之時則比較太嚴期限太促不過欲
完公事以衒能聲而已初不計天道之陰晴農工之
閒暇否也凶歲則又隱災而不建白或減恩而不蠲
除一切催併大户以圖集事寬縱小民以沽美名殊
不知凶荒貧富共之者也官府不免小民之一二而
大户已免小民之四五矣又行勸借之巧令假賑濟
之虛文權貴之家既不敢犯乃獨于鄉村殷實良善

而侵削焉豈仁心仁政也哉

洪武二年詔户部藉天下户口置户帖書各户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爲勘合用半印鈐記籍于部帖給于民令有司點閘比對有不同者問發充軍官隱瞞處斬又二十年浙江布政司進魚鱗圖冊先是命户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徃徃以田産詭寄親鄰佃僕謂之貼脚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姦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上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徃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爲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糧

長者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員次其事悉書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爲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至是冊成乃上之嘉靖末年兩浙田土復行丈量較成化之冊美惡頓異蓋古人法度精詳今時大率苟簡即吾杭論之莫舍于海寧莫不舍于錢塘而餘杭則曾不丈量含糊申報要皆無任事之人故耳許公天贈在户部爲余言海寧之政始終條理眞合魚鱗舊法至于錢塘則遷延七年而後成雖曰扒平猶爲不平也安得借許而重平吾杭也哉此久任之法所以當急也餘見出思集

建昌府督刊知事毛　禎

督寫檢校季士俊

對讀教授徐文淵

訓導陸勝宗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春雨逸響及其他一種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田藝蘅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九八四